

木芙蓉：我的颜色我做主

□ 顾卓雅



它不似春桃般喧闹，也不如夏荷般清雅，更非梅花般清冷孤傲，只安逸地盛放在秋风中——它就是木芙蓉。最近，四川、江苏、浙江、广西等地的木芙蓉已如期赴约。

更妙的是，它似乎还带着些童趣：清晨一身素白，不到午后就染上微醺的桃粉，待到傍晚已是酡(tuó)红满面，仿佛饮尽了一整天的秋光。这哪里是花？这分明是一位深谙“浮生半日闲”之妙的老友，用一场不急不缓的“变装”，演绎出独属于秋日的浪漫活法。

这份悠然气度，离不开雍容硕大的花朵。花瓣层层叠叠，轻盈温润，与“出水芙蓉”荷花，颇有几分形神共鸣，故而古人亦赋予它“芙蓉”的雅号。但两位“芙蓉”的性情实则迥异：“水芙蓉”荷花依水而居，清逸出尘；木芙蓉则扎根厚土，叶片宽大，茎干柔韧，带着沉静的“木”之本色。

正是在这份沉稳风骨中，木芙蓉像位悠游的玩家，把时光流转得自然，活成了变幻的体验。宋代诗人刘子寰在《芙蓉花》中形容其“晓妆如玉暮如霞”，惊艳了人间。这看似是“晚知烂醉是生涯”的沉醉，实则遵循着精妙的生命韵律：随着花朵开放，花瓣中调控花青素的基因被依次激活，色素开始合成、积累，同时液泡酸碱度协同变化，共同导演了这场从白玉到红霞的渐变。这既是一出风雅的自然戏剧，也是一种通透的生活智慧，让它在百花渐疏的清冷秋日，为



木芙蓉 顾卓雅 摄

自己赢得了独特的青睐。

在众多垂青的目光中，木芙蓉遇见了一座懂它的城市——四川成都。成都懂这份从容，它把快节奏的事情让给世界，把慢下来的时光留给自己。于是，城墙脚下、河岸步道、寻常院落，都愿意为这朵花腾出些安静的位置。1983年，木芙蓉正式成为成都市花。

其实，木芙蓉的身影早已深深烙印在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忆里。相传唐代女诗人薛涛，曾在浣花溪畔写下“芙蓉新落蜀山秋”的景致；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薛涛用木芙蓉的树皮与花汁染就桃红色诗笺(jiān)，制成了盛极一时的“薛涛笺”，为木芙蓉注入了第一缕不朽的诗魂。后来，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chǎng)为讨爱妃花蕊夫人欢心，在城墙上遍植木芙蓉。《成都记》记载，木芙蓉盛开时“四十里如锦绣”；清代诗人杨夔(xiè)在《锦城竹枝词》，用“四十里城花作郭，

芙蓉围绕几千株”记录了当年的盛景。自此，原本作为军事重镇的护城墙，忽然有了温柔的表情，成都也被冠以“蓉城”之名——这名字恰是在诉说，这座城市自古便懂得用美好与浪漫，消解岁月的寒霜。

无独有偶，木芙蓉本身也有“拒霜花”的美誉。它面对萧瑟时依然盛放的姿态，与文人追求的自省、闲适不谋而合。宋代苏轼的“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便道出了它在寂寥中的卓尔不群。正是这种不随波逐流、安然自处的气质，让“蓉城”成为失意文人与逍遥客的“拒霜”之地，供他们在此寻找心灵的共鸣。

木芙蓉与成都，就这样在千年时光里相互映照。一朵花的秋日“变装”，一城人的烟火日常，在蓉城的秋光里，静静回答着：如何与时间相处，又如何将身心安放。

(作者系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绿镜头

“鸟中贵族”黑鹳频“下凡”

□ 陈晓东

近日，河北、山东、甘肃、云南等地频现黑鹳(guàn)身影。黑鹳是一种体型修长、姿态优雅、动作敏捷、性情机警的大型涉禽，由于近年来数量急剧减少，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黑鹳通体羽毛乌黑，在阳光下泛着金属般的绿紫色光泽，尤其是鲜红的嘴和腿格外醒目。它们体型高大(站立时高约1米)，飞行时翼展可达1.8米，姿态优雅如跳空中芭蕾，因此也被称作“鸟中贵族”。作为“三长”鸟类——长腿、长颈、长嘴，黑鹳特别适合在浅水区捕鱼；它们的眼睛在暗处会反射出金色光芒，像小探照灯一样，方便夜间捕猎。在湿地浅滩上，黑鹳从容踱步、低头觅食，时而驻足栖息，与周边环境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

黑鹳是世界濒危物种，全球种群仅存约3000只，我国不足千只，2021年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们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黑鹳的频繁现身，正是各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黑鹳 陈晓东 摄

秋日燥，宜吃梨！

说说这颗“润肺神器”的前世今生

□ 祁云枝

花草祁谈

以花入画 以字描枝



古人云：“秋日燥，多吃梨。”这不仅是因为梨子甘甜多汁，更是因其能有效滋润肺部，缓解秋燥。在众多秋季水果中，梨因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成为人们秋日润燥的首选。

人类对于甘甜的渴望，让原产我国西南部、个味酸涩的野生梨，一步步被驯化成为我们今日喜欢的口感和模样，并发展出众多栽培品种。梨树因此成为我国仅次于苹果和柑橘的第三大栽培果树。

梨树是典型的“自交不亲和”物种，这意味着，即使雄蕊的花粉落在自身柱头上时，花粉也不能正常萌发，无法完成受精结果。不仅如此，梨树的同一品系内异株花粉间，也不能受精结果。这一特性使得梨必须异花授粉，因此，品种间杂交频繁，遗传背景复杂，“族谱”难以厘清。

河北赵县的雪花梨如同当地的赵州桥，是闻名遐迩的惠民之果。它价格亲民，供应充足。据说秦汉时期，雪花梨便是贡品，乾隆帝赞其“大如拳，甜如蜜，脆如菱”。咬一口带点“小雀斑”的金黄色果皮，即刻露出似雪如霜的果肉，脆嫩香甜，汁水四溢。咀嚼时那轻微的颗粒感，是梨区别于其他水果的特有标志，源自果肉中的“石细胞团”。

石细胞团是梨果中质地像沙子一样粗糙的厚壁细胞组织，颜色略深。它们既保护种子，也为果实提供支撑。

人们喜欢吃梨，不仅为它的甘甜多汁，也为其润肺止咳的功效。关于“梨”的得名，有个正能量传说。古时赵县人民咳嗽成灾，久治不愈。王母娘娘奉玉帝之命，化身老妇栽下一棵梨树，告知人们食其果可愈咳。人们照做后果然康复，便纷纷折枝扦插，广为种植。因觉此树于民有利，故称“利树”。后来仓颉(jié)造字，见其为树木，便在“利”下加“木”，成了“梨”字。

梨在文化中也占一席之地。东汉孔融“让梨”的故事，使其成为谦逊美德的象征。而“梨园”更为此果木添上风雅光环。

公元705-710年唐中宗时期，梨园本是皇家林苑中与桃园、桑园和枣园并存的一个果木园。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大力倡导，将梨园从果木园逐渐发展为唐代教习歌舞戏曲的“艺术学院”，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国立歌舞戏曲学院”——因排练歌舞是在一株株梨树间，故得名“梨园”。李隆基亲任“梨园”的崔公(或称崖公)，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或院长)，并召集李白等文士创作节目，影响深远。至今，我们仍以“梨园”指代戏曲界，戏曲艺人自称“梨园弟子”。

梨在我国的记载源远流长。《诗经》有云：山有苞棣，隰(xi)有树檉(sui)。意指山上有茂密的苞棣(也称郁李、寿李、小桃红、赤李子等)，洼地里生长着如云的梨树。由此可知，至少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已开始栽培梨树了。

(作者系陕西省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四川发现新物种马边鼬

11月1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获悉，科研团队在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新物种，并根据发现地将其命名为马边鼬(yòu)。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这是我国自1992年发现缺齿伶鼬后再获食肉目鼬科动物新物种。

鼬属动物俗称黄鼠狼、鼬等，是食肉目鼬科中分布最广、多样性最高的类群，目前全球已知17种。鼬属动物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是生态系统中的“哨兵物种”。此前我国已知鼬属物种8种，马边鼬的发现使其增至9种。

2024年7-8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察团队在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3只鼬属标本。团队结合基因组与形态数据，确定其为新物种。

马边鼬体型小巧灵活，能钻进狭窄缝隙与洞穴，捕食昆虫和小型啮齿动物；被毛短密，背、腹间毛色分界线明显，腹面从下吻至颈部为白色，颈部往后渐变为黄色，模样俏皮独特。

(新华社)



马边鼬标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供图)